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 第二十二回 侯元首為徒殞命 寇本良微服出奔

話說寇本良炸彈遞於岳公，岳公接過一看，這兩個炸子，用一條藥線連在一處，每個有酒杯大，外面用黃銅葉包著，裡邊藏著鋼子與炸藥，那條藥線，通在裡邊。岳公看完，對著本良說道：「兄長你做這個炸彈，怎麼與我在美國看見那個不一樣呢？」本良說：「怎麼不一樣？」岳公說：「那個無有這條藥線。」本良說：「這是新出的樣子，賢弟你不知道，我對你說上一說。」本良開言，瞿令人驚。那一年日俄開仗首山槍，日本人屢次不能占上鋒。到後來做出這種炸藥彈，挑了那三千多個敢死兵。將炸彈每人胸前揣一個，將藥線含在口中不放鬆。空著手首山以上降俄國，俄國人以為他們無更改。將他們個個領至大營內，一個個口中藥線咬咯蹦蹦。只聽那炸子味又一齊響，傷了那俄國兵丁好幾營。那三千餘人都喪了命，他國家由此可也把功成。這炸彈就是仿照日本樣，想要用就得豁出活性命。藥線也得含在口，炸子也得揣在胸。對著賊人用牙咬，自能犯火響咕咚。打准了的人必得死，打不准自己先喪命殘生。賢弟你千萬想一想，別拿著性命當非輕。」岳公他聽罷本良一片話，你看他開言有語話從容：「兄長啊咱們國恥實難忍，要不刺伊藤心不平。豁出我這把生靈骨，探探那黃河幾澄清。要是能將伊藤活刺死，也算是韓國人民福氣生。縱就是事情不成我命死，我情願一死方休照汗青。」本良說：「賢弟既然意已定，我還有幾句言語向你明。做事情縱若時時加仔細，一漏泄機關就了不成。那時節事情不成還招禍，反倒使家中老幼不安寧。賢弟呀，這個事情非小可，別拿著這話當作耳傍風。」岳公說：「是，我記下了。」本良說：「你要記住就算行。」說話之間天色晚，岳公他拿著炸彈轉家中。押下此事且不表，再說那統監名伊藤。

話說伊藤自從將高麗審判權奪在手中，以後他就僱了些個高麗人，在外邊打聽韓國人民的形勢。這一日有一個探子，從平壤回來說是：「平壤百姓氣勢很兇，那農夫婦女全都立會，與你國人作對，還有報紙鼓吹，現時有人立了宣講所，天天在那勸化呢。」伊藤一聽這個消息，暗自想道：「平壤民氣如此兇猛，又有報紙鼓吹的，有用宣講所講自治的，像這樣他們那民智那有個不開化？他們那民智若都像平壤百姓那樣，高麗國不是得不得了手了嗎？我不如望平壤走一趟，一來探探那邊的民氣都是如何，二來將他那鼓動人民的那個人，與他消滅了。他們的民氣若不兇，可就不怕啦。」主意一定，先與他國駐平壤的領事打一封電去，讓他在那邊安排公館接待。這封電一發到他那領事那處，他那領事名喚振東三郎。當日接了這封電信，就在他領事衙門裡安排下公館，預備著好接伊藤。

這個風聲一傳，就傳到岳公的耳邊，岳公一聽，伊藤要上平壤來，暗自付道：「我正愁刺他無隙可乘。今日他要望此處來，我何不在這南門外伺候他，等他以（一）過之間，我就將他刺死，豈不是解了我心頭之恨嗎？」於是又將這個事情告訴於寇本良得知。本良說：「這道（倒）很有（好）機會，你千萬要小心。」岳公說：「那是自然。」這個時候侯元首也知道了，心中很不願意，只怕事情不成，反惹下禍。那岳公的意思很堅，他也無可如何，只得聽他辦去。由是岳公天天在南門外等著，這且不表。單說伊藤發電後，探了兩天，就拾道（掇）拾道（掇），帶著一千護衛軍，坐上快車，可就撲奔平壤走下來了。

這伊藤坐上快車出漢城，你看他前呼後擁好威風。出城來帶領一千護衛隊，分出了馬隊步隊兩路兵。頭前跑開三百快馬隊，後有那五百步隊護軍行。馬隊頭兵丁拿著九音號，吹起來的答答甚可聽。快車子四面玻璃照人眼，跑起來披答扒答馬蹄聲。步隊兵左右前後把車護，好一似北辰高掛眾星共。出漢城威威烈烈往前走，人與馬飢餐渴飲不稍停論。走也得半個月，說書何用那些工？

簡斷捷說來的快，這一日到了平壤地界中。振東三郎接出二十里，一齊的勾奔南門要進城。岳公他早在門裡把他候，讓過去馬隊上前就行兇。在嘴裡藥線用牙只一咬，那炸彈克又一聲了不成。三炸彈一齊暴裂望外打，先炸死行刺人兒名岳公。該著那伊藤博文命不盡，那彈子未曾傷著他身形。打死了護衛兵丁人九個，又炸死趕快車人兒一名。大伙兒一齊說是：「有刺客！」護衛隊將車圍個不透風。巡警慌忙望前跑，看見岳公死屍靈。將死屍抬到領事館，伊藤也進了公館中。振東三郎過來把驚道，又只見伊藤那邊開了聲。

話說岳公見伊藤車子過來，他急忙將藥線咬開，只誠（曾）想將伊藤炸死，那知道他那護衛軍多，未曾傷著伊藤，他自己讓炸子先崩死，真是可惜。後來伊藤到了公館，命人驗岳公的屍，看看他是用何物行刺。驗屍之人，驗了一會，回來言道：「那人是炸彈行刺，看他口中含有藥線，並且他還是崩死的。」伊藤一聽這話，暗自想道：「這人是姓甚名誰？並且他這炸彈，韓國人也不能會制，其中必有原故。再說此人，要想行刺，不能他一個人。我想要將此城中之鼓動百姓，與這個行刺的黨徒可得，用個甚麼法能知道？」尋思一會，忽然計上眉峰，說：「我何不僱此處的人，讓他與我訪聽。要是有人打聽著實據，我給他五百元錢，他國人見財就能替我辦事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將這事告訴於振東三郎。振東三郎就僱了些高麗人，在外打聽。

這日來了一個二十歲的人見振東三郎。東三郎領著見伊藤。伊藤命通事問他，說：「你姓甚名誰？將那刺客的原因，並他的黨羽，一一的說來。」那人對著通事可就講起來了。

那個人站在那邊開了聲，尊了聲：「通事老爺聽分明：我小子姓關名字叫關富，有一個外號叫作一包膿。家住在南門以外東衙衛，行刺那些事兒我知的清。他的家與我離不遠，他的名字叫岳公。他師傅姓侯名元首，在雲府教書誨童蒙。岳公的同學也有十幾個，前幾年一齊遊學赴美京。侯元首他在家中開報館，專講究勸化百姓救生靈。今年裡岳公遊學回家轉，還有那寇氏本良人幾名。寇本良在這城中立宣講，著（整）天裡講究自治瞎咕嚕。岳公他一心要把統監刺，寇本良與他做了炸彈物一宗。這事情我寡知道人三個，就是那元首、本良與岳公。我怎麼能知他們是同黨，這裡頭有個原因在其中。侯元首有個使人叫李九，我二人本是八拜好賓朋。這事情全是李九對我講，所以我才知內裡那情形。這本是三三見九實情話，並無一句虛言來假告誦。五百元錢快快給我，我好與李九分贓飲劉伶。」那通事聽罷關富一些話，他這才對這伊藤把話明。

話說那通事聽罷關富一片言語，遂對伊藤一說。伊藤又讓通事問那關富，說：「那侯元首、寇本良現在那裡？」通事又問關富，關富說：「在雲在霄府前門房報館望住著。」通事又對伊藤以（一）學，伊藤遂與關富五百元錢，遂派了十幾名巡警，讓關富領著，去上雲府拿寇本良、侯元首二人。以外又多給關富十元錢，作為酬勞，關富得了錢，遂領著巡警上雲府拿人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這領事衙門，有一個茶童，名喚林中秀，本是韓國人，原先在侯報館內當過茶童，皆因家貧，元首常周濟他，後來因為別的原故，不在那處，就上日本領事衙門，與那振東三郎當茶童。當日聽關富說元首與岳公是一黨，他就知道伊藤一聽這話，必不能幹休，他偷著跑到元首報館。

這時候元首正與本良在那閒論伊藤這次來不知因為啥事，又見林中秀歇歇喘喘跑進來說：「你二人快逃命吧。」元首說：「因為甚麼？」林中秀說：「伊藤自從岳公刺他以後，他就常常打聽岳公的黨羽。今天有一個關富，貪了五百元錢，說你二人與岳公一黨，並把那做炸彈之事全都說了。我想日本人不久就要派人來拿你二人來了。要不速逃，恐怕性命難保。」本良說：「事到其逼，就得躲躲為妙。」元首說：「可也是。」遂急忙備上一匹馬，也顧顧拾道（掇）煞（哈），元首騎馬，本良步行，師徒逃難而去。那林中秀也不回領事衙門，自己去了。

單說關富領著巡警，到了街口，撞著李九從那邊來。關富說：「他二人在家沒有？」李九說：「我早晨出來的，方才我迎著他二人，慌慌張張，望東北去了，你們快趕去吧，才走不遠。」關富一聽，可就領著巡警，撲奔東北趕下來了。

這關富本是一個古董星，只為那五百元錢把壞生。對著那振東三郎把話講，硬說是元首、本良要革命。賊關富領著巡警報館去，要捉那元首、本良二人。不是那林中秀把信送，他二人性命一個保不成。賊李九從中又把壞來使，關富他才領著巡警東北行。

他二人方才出了北門外，又聽的後邊人馬喊連聲。他二人一見勢不好，急忙忙往前跑個凶。該著元首命運盡，坐下馬忽然跌倒地流平。眾巡警後邊開槍打，可惜元首一命歸陰城。寇本良邁開大步望前跑，你看他一溜栽花影無蹤。本良他逃命不知何處往，只剩下元首死屍臥道中。可憐他一腔豪氣從今盡，可憐他滿腹經綸今日傾。再不能鼓動學生游美國，再不能發行報紙化群生。韓國裡今日死了侯元首，少一個保國圖存大英雄。可歎他從小伶仃命運苦，可歎他心志堅固赴美京，可歎他教練農備操鄉勇，可歎他奇峰山上打賊丁。可歎他保全重根母子命，可歎他飄零在外好幾冬，可歎他降志辱身沒（設）祖帳，可歎他巧言義說金有聲。種種的憂國憂民苦心志，落了個槍穿肚腹血濺身形。數十年英名一旦附流水，到（倒）把那回天志氣落場空。恨只恨賊子關富貪財賄，害的那元首義士好苦情。縱然是五百元錢將你買，也不該拿著仇人當恩公。這麼人咱們中國也不少，要得著生吃他肉也不嫌腥。像這個狼心狗肺誰不恨，得到手就當把他性命坑。這些事咱們押下且不表，再把那關富賊子明一明。

話說關富領著巡警，將侯元首打死，又去趕寇本良。那寇本良兩條快腿，他們那能趕的上？用槍打也莫（沒）打著，只得將元首屍首，交於振東三郎，關富自己去了。

單說伊藤聽說將侯弼害死，心中甚是快樂。遂將岳公、侯弼二人的屍首，用棺停盛殮了。說是此二人雖是刺我，到（倒）算你韓國兩個志士，我不能不張大他二人的節義，這是伊藤邀買人心的法子。由著元首一死本良一逃，那平[壤]城裡是宣講所報館全都無了，那伊藤越發的放心了。住了一個多月，就回了漢城不表。

單說雲府與岳家將他二人的棺槨領來，各人拉到各人家裡。那侯元首的棺槨，雲在霄接在府中，好好的祭奠祭奠。他那些門人朋友，都全來哭弔。後來選塊吉地，埋葬起來。

時人有詩贊侯元首曰：

身悲國弱血心兢，無過韓人元首公。雖事未成身殞命，尚留忠義照韓京。